



THREE BLADES. ONE GILLETTE.

Ferdinando Frega — Nando the Scribe

三片刀片。一個 GILLETTE。

THE FAMILY · 04

我們真正擁有的一切——沒有聲響，不知不覺——總之都在向前走。

就像時間。

它不問。它不預告。

它就來了。

它有一個名字：命運。

有一個人曾經決定，他要被記住。

不是在一個地方。不是一時。

而是被全人類記住。

他只有一次機會。

在美國的一個下午，他從地上撿起一片被扔掉的刀片。

瓶蓋是別人發明的。

他看到的是另一樣東西。

他沒有改進一件產品。

他重寫了一個動作。

刮鬚變成了一個系統。

刀片變成了一次性的。

名字變成了永久的。

人們買這個產品時，

說出的是他的名字。

King Camp Gillette。

共濟會成員。

《The Human Drift》的作者，1894年。

我的父親。

一個礦工和一位貴族母親的兒子。

在呵護中長大。在沒有界限中成形。

12歲時，成年男人就怕他。

不是因為他暴力——

而是因為他從不猶豫。

一天晚上，在去電影院的路上，

他被一群比他大的人襲擊了。

一個人。

無路可逃。

他在地面上找到一片刮鬚刀片。

撿了起來。

在其中一個人的臉上劃了一道。

他們跑了。

那一刻再也沒有離開。

14年後：

120名應聘者。

一個職位。

他排在第三。

前兩個人討價還價。

他沒有。

他進了Gillette Italia。

一待就是40年。

退休以後，什麼都沒變。

人們還是在街上攔住他。

還是認得他。

不是憑他的名字。

而是憑他所代表的東西。

Frega。

Gillette的那個人。

那片刀片。

每個星期一，他一早出門。

每個星期五，他回來。

從不抱怨。

從不解釋。

他是我的父親。

有一天，他對別人說，我是唯一真正像他的兒子。

我是多年以後才知道的。

那就是他的方式。

沒有宣言。

只有方向。

我19歲。

服兵役。

警察考試通過了。

1985年5月，他在拿坡里和我見面。

那不是父子間的見面。

也不是為了工作。

那是另一回事。

他只問了我一個問題：

「你打算拿你的人生做什麼？」

沒有壓力。

沒有建議。

就這一句。

我用了七天。

然後我進了一家與Gillette有關的聯營公司。

最低的職位。

你得從最底層開始，

如果你想看到頂端。

18年。

我到了頂端。

然後有樣東西結束了。

不是錢。

不是職位。

是興趣。

所以我走了。

他私下裡又見了我一面。

那時他已經退休。

他沒有試圖攔我。

他說他理解。

他一直知道這一天會來。

因為我像他：

不可預測。

總是朝著更好的東西走去。

2003年11月30日。

我離開了我的母親Gillette。

但我沒有丟掉那份DNA。

三個故事。

三個時刻。

這是第四個。

1993年起加入共濟會。

畢達哥拉斯。

秘傳的修煉。

你拿起一塊粗糙的石頭，

把它變成能承重的東西。

頭腦磨利的，

是心所餵養的。

我成了一名國際經理。

走遍了世界。

又是18年。

然後有一天，

我開始寫作。

不是一本書。

不是兩本。

不是十本。

不是五十本。

不是一百本。

超過1600本。

我不再數了。

我想被認可。

但我不賣書。

我給的是開放取閱。

系統不知道該把我放在哪裡。
一個把一切都送出去的獨立作者，
不是一個類別。
而是一個問題。
我不攻擊系統。
我做得更糟。
我把它的價值拿走。
他們讀我。
但他們管不了我。
他們給我定不了價。
他們框不住我。
我無法被控制。
我沒有價格。
因為我什麼都不賣。
命運從來不在意料之中。
就像我。
但它存在。
而我仍在朝它走去。

Nando